

摸魚高手

文◎海犁 插圖◎阿良 攝影◎林枝旺

澎

湖四面環海，無工業污染，水質清澈，四周海域孕育著豐富的水產資源，隨著時序之變化，在沿岸棲息的海洋生物種類繁多，因此所出產的新鮮海產聞名全省，廣受消費大眾之喜愛。

在澎湖沿岸潮間帶的低窪處，有許多代代相傳留下來的「硧碇堆」，這是澎湖特有的捕魚方式。居民們以鏢砧石堆成陷阱，這是可永續利用，整修亦很方便的方法。

每當漲潮時，魚兒便會在這些個硧碇堆中游棲，出可攻擊獵食，入可逃避侵犯；硧碇堆變成牠堅固的堡壘，令牠樂而忘返，退潮時便留在低窪的坑內而難返大海。這時漁人便可輕而易舉的「甕中捉鱉」了。

此外「石滬」亦是種古老相傳的設施，

這是就地取材，利用礁岩石塊在海岸砌成圓弧型磯牆。漲潮時海水會將其淹沒，魚兒隨著潮水進入沿岸游棲獵食，退潮時若未及時隨潮出海，便會被石滬圍圍。此時來巡滬的漁人便可手到擒來，猶如在自家池子裡撈魚般那麼簡單！

我的母親自幼生長在魚村，潮間帶的各種撈捕技法非常精湛，每逢退潮，無論日夜，只要有空便會背起竹簍，拿著網及叉下海去，若未能捕得些魚蟹，她亦會撿些螺螄回家。有時收穫多時，便會分贈左鄰右舍分享，因此鄰里間都推崇她是摸魚高手，有時也會隨她下海去鍛鍊身手。



◆漲潮時，海水會將其淹沒，魚兒隨著潮水進入沿岸游棲獵食，退潮時若未及時隨潮出海，便會被石滬圍圍。此時來巡滬的漁人便可手到擒來。



讀小學時我是俗謂「救流鼻愛哭攞愛跟路」的囡仔，每當看媽媽幪起面巾，準備下海器具時，我就賴在她身邊，跟前跟後的撒嬌大獻殷勤，央求著能夠帶我同行。若不准時就使出殺手鐮——哭，哭得愈大聲就愈有希望，即使有時會吃幾下子「竹枝炒肉」，也在所不惜。因此我常跟著大人們下海去，但卻不准下水，只能夠在退乾涸的潮間帶撿些螺螄，要不就是在小窪坑捉小魚玩。

看媽媽在硧碇堆前彎身摸魚，涉水追杈撈捕的敏捷身手，總令我欽羨不已。有時尾隨她在較淺處涉水搜巡時，濺濺水聲，驚動近處的魚兒慌亂逃竄。眼尾黑影一掠，當我看到魚兒掠過藏身礁石底下，我便會很神秘的告訴媽說，在那兒！在那兒！這時媽便會示範給我，教我如何摸魚，以及使用器具的方法。

當我第一次摸到一條約二寸來長的石斑魚苗時，欣喜若狂，在海邊找了個玻璃罐子，將之養在裡面。牠那鮮豔的點點圓斑，讓我在同學間臭屁炫耀了三天之後就蹣跚了。害得我傷心好久，為牠舉行葬禮挖了一個很深的坑洞，唯恐被貓兒聞腥而來，吃掉牠的屍身。

有一次，摸到一條象魚——臭肚仔，一不小心被其背上的毒棘刺中手指，疼得我哭得唏哩嘩啦的，隔一會兒胳膊窩



(繪圖◎阿良)

抽搖起來更是痛苦萬分。媽媽愛子心切的放棄撈撈，帶著我打道回府，我就這

麼一路哭回家，哭得我淚乾舌燥，到家還嗚咽號哭著，左鄰右舍一些查某人見我如此能哭，頒送「愛哭鬼」之綽號，調侃我約三年之久呢？

國小五年級時的暑假，跟隨媽媽打著赤腳，在沙洲上涉水踩蟹。這是抓在沙泥中棲息的螃蟹的特殊方法。看著媽媽一隻又一隻的往簍子裡放，覺得自己能夠窩囊，連隻螃蟹影兒都不見，怎麼抓呢？

經過媽不厭其煩的一再解說之後不久，我確定腳底板正踩到隻螃蟹，而且還不小。於是急忙彎腰伸手一把抓，媽呀！我被一隻大螃蟹抓（夾）到了。

當我高舉被夾的左手大聲哭嚷時，那隻該死的螃蟹仍不為所動，拼死夾住我的食指，還在那兒盪鞦韆，嘴上吐著泡沫，正高興的不得了地！

在數步之外的媽聞聲便迅速前來，將這螃蟹那隻大螯腳折斷，然後掰開鉗夾，趕緊扯下幪臉巾，撕下一長條來幫我包紮妥當。之後，將那隻已無螯腳的螃蟹丟入水中，要我再抓一次。我止住了哭聲，對無螯腳的螃蟹已無畏懼之心。看著牠將身子躲入沙中，我才發

覺，原來如此，螃蟹藏身沙中也看得出來嘛！即使沒看到也會踩到，沒踩到牠也會因波流震盪聲而驚慌逃竄而被發現。

我一腳踏住縮在沙裡的螃蟹，重新去感受牠的存在，原來腳掌竟能如此細膩的分辨出牠的前後端來，我依著媽媽在一旁教導的動作，伸手從其身後兩側尾爪末端，以姆指與食指一抓，猶如鷹喙般將牠叨起，一出水面，牠依然拼命掙扎，即使牠的螯腳還在，也無法夾到我了，這隻夾到我手指，令我痛徹心肺，又讓我習得捕蟹技巧的螃蟹，是我今生中吃過最香的一隻蟹，那鮮美甘腴的肉味中，添加了一些些成就感，還有快意恩仇的味道呢。

而今年已七十有餘的老媽，依然勤儉如昔，時常下海去鍛鍊身手，前些天來探望我時，帶來了自個捕得的蟹肉炒蛋及螺螄。這是我從小到大，百吃不厭的菜色，不僅是新鮮甘香，夾纏著慈母那股為子辛勤勞苦的溫馨味兒，永遠在我心坎裡瀰漫著，這是一輩子相隨，永難忘懷的味道呵！



▲婦人們勤儉成性，時常下海去鍛鍊「身手」。